



# 燕燕子飞



离不弃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真切地记得，琴离开我好多年了，她甚至来不及和我道别。

不幸的降临毫无征兆，容不得一丝侥幸或者怀疑。那一个傍晚，铺天盖地的雨线，混沌而着急，胡乱地撕扯。天地之间灰蒙蒙的。琴骑着破自行车，急急回家。谁知，一辆装满土石的工程车突然从后面窜出来。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场捕猎正在展开。琴的旧雨衣被风卷起，她摔倒了，被工程车拖了很多路。她稚嫩的身躯如同羔羊一般经历着金属的碾压。血肉模糊的琴，被乡邻用手拉车送到医院后，嘴巴、鼻孔插了很多管子。卫生院的医生、护士围着琴，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紧急输氧，注射强心针，还是没能让她再睁开眼睛。

缺了琴的日子，我也像丢了魂。我踽踽独行在上学的路上。我对跳橡皮筋对采野果的所有活动失去了热情。我常常在窗前发呆，恍惚中有轻微的脚步声逼近，像一把利刃，直抵我的后背。声腔裂开，

我蓦然出声：琴，是你回来了么？然而，回应我的永远是沉默，是无边无际的沉默。

春燕柔软的轻啼，留不住飞逝的时光。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名讳。灰白的墓碑上，青春的面容已经剥落。每年回乡扫墓，我偶尔可以看见春燕在田野和农户之间，轻灵起舞。人到中年，我终于明白：那些燕子，平日的絮叨，也该是谷米豆麦生老病死的人间烟火罢。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到头来所求的不过是平安罢。眼前的春燕，它们正是要告诉我：花开了，必将要凋零。春来了，必将要逝去。再亲近的相聚，必将有苦涩的分离。我能做的，是珍惜眼前的安定和团圆。

## 过往

颜德神/文

从一个开始到另一个开始  
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结束  
没有我想认识  
也没有人想将我认识  
我们还是会去那相聚  
都不在乎那个相聚  
是否有过遇过  
还像以往那样  
坐下来  
聊着彼此发生过的事  
像一个陌生人  
聊着另一个陌生人的事  
不知道哪里好笑  
又该笑向哪里  
只是那样说，那样笑  
而已  
说那本该如此  
又不在于对方说的事  
却还是相互认可  
是的  
从出生就没有将什么事做错  
才会一路走到此  
随后我起身向门外走去  
没有过道别  
只像从未来过这里  
那宴席我们都没想过参加  
那宴会我们还会聚在一起

## 坐上轻轨逛台州

杨光武/文

2023年的3月13日  
春天里的一个大晴天  
坐上那轻轨列车出泽国  
六元钱就到学院路  
经过路桥区  
跨越三座城  
一路城镇  
一路风景  
只见那高楼入云间  
只见那工业园区遍地现  
只见那七山一水二分田  
处处生机勃勃在发展  
坐上那轻轨追春风  
穿山达海好轻松  
去往想去的地方  
去办心里想办的事  
去品尝各种美食  
方便又快捷  
坐上那轻轨仿佛是在飞  
闻着城里的味  
掠过脚下的地  
靠着窗向外望  
104国道弯弯又悠长  
古老月河流水潺潺  
坐上那轻轨一站又一站  
去看看台州大地上的新模样  
载着梦想与吉祥  
朝向繁荣富强幸福的方向  
醉在那美丽山海梦里江南

## 虚无： 寄托一份哀思

朱云根/文

风吹走思念  
雨穿过云层  
我站在云端  
播下种子  
破土而出  
对空欢呼、雀跃  
在虚无的坐标系  
声带存在虚无的缥缈  
风来无踪、去无影  
我无法找回草根之命  
羸弱之躯，虚无的侵袭  
病魔乱舞，夺走你古稀之年  
文字重新将你我带到虚无状态  
空了还是坐实，相识数年  
别离数十载，牵挂尚留空间  
无声无息的，送你一路走好！  
一腔热血致友人  
颠倒的一切，一切颠倒  
诗歌兄弟没有道破其中情节  
你的名字红极一时  
可知道谁为你树立口碑  
叶幅菁菁，生命没完没了  
我的视线被什么挡住  
兄弟啊，你有心理出头痛吗？  
五指断断了弦  
我们存在纸色的火中  
均好自为之  
看友人临摹刻字  
平展的墨纸扭曲的手指  
在四方桌前握直雕刀  
如数刻尽生涯  
你用你笔直的生涯  
不分青红皂白搅拌墨汁  
此时我看到磨刀下  
水乳在流动  
流动的水乳透出些许汗凉  
季节仍无动于衷  
你摆在桌上的雕刀却颤抖  
日月可见，你苍苍老了  
入木三分的字匾  
闪烁在阳光下  
我泪流满面  
相对季节外老父藏着的钝器  
感受着你的锐气

## 吃蛇者说

陈连清/文

怕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据说是人类基因里就带有这种信息，与生俱来。不少人都谈蛇色变，民国才子梁遇春在《又是一年春草绿》里写道：“在一个满天澄蓝，泼地草绿的季节，毒蛇都换上了一套春装睡眼蒙眈地跟人作伴了”，“一年四季我最讨厌的是春天”。

我之怕蛇，始于少年。一个比邻而居的人，有一个亲戚，英俊青年，都曾一起玩过。一日他下到河埠头洗脚，突然被一条蛇咬了一口，感到刺痛，流了少许血。几小时后，毒液扩散开来，恶心呕吐，嗜睡无力，瞳孔放大，头昏脑涨，呼吸困难。送往医院途中，更觉撕心裂肺，全身绞痛，活蹦乱跳，毙命于医院门口。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终止在惨痛之中。原来是一条银环蛇咬着他。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里痛苦，并十分害怕。

少时，每当下田劳动就怕蛇。一次，看到稻田里有一条蛇倏然而过，心里震惊。后来觉得小趾似有些胀，莫不是被蛇咬着了？越想越怕，忙叫父亲撑起小船到卫生所诊治。医生看来看去，没啥；休息了半小时，看看无恙，就说回去吧。这实际上是神经过敏。

许多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平安无事的；因为周围提供的信息引起紧张，就会将其拿来一一对照自己，从而产生恐慌情绪，使自己陷于手忙脚乱之中。

在濒海边的高中读书和教书时，有一个工友叫小斐，他可是个“柯蛇英雄”。我与他平素交好，总是笑脸相迎。有一次，他在学校的小山脚下发现了一条恶毒至极的五步蛇。把锄头、剪刀、水果刀、板钉等工具搬到现场，先用锄头将蛇三寸处压住，然后用锋利的剪刀，“咔嚓”一声将蛇头剪去，再用手抓起蛇身，将上部扎进板上的尖钉上，剥下蛇皮，开膛剖肚，取出蛇胆，一片血淋淋黏糊糊。他问我：这是明目清火的上品，你来吃？我哪敢？连忙摆手。他嘴巴一张，将蛇胆抛入口中，吞入肚里。他还说，在这风景秀丽的小山下，同学们到这里晨晚读，碰到它就麻

烦了，清除它，也是我的职责。其实学校里没有规定这个是他的工作。我十分钦佩他的胆量、勇气和情怀。

怕蛇与否与吃蛇当然密切相关了。过去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是不吃蛇的。无数人一讲到吃蛇，身上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一些胆大的人打到蛇了，没有人家会给他烧，只能在野外挖地灶烧或烤，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而大多的旁观者则恶心、反胃。

以前大多数人不吃蛇，我总觉得，这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一种“约定”：人类不吃蛇，蛇也不要侵扰人类，“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人们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聪明智慧。记得有一次，我随队里众多的人在田间耘田，晚稻插下去，田野里似青烟漠漠，“东风染尽三千顷”。忽然，有人看到一对大蛇从西北方向角游过来，惊呼：“有大蛇，有大蛇！人们顺势而观，果不其然，两条巨蟒正在交配，头抬得高高的，两条蛇身缠在一起，把稻苗挤到边上去了，晃晃悠悠，朝着人们的方向游来。大多数人都说不要惊扰它们。这时有两个小伙子，偷偷地溜过去，找来两把锄头，追打着两蛇。众人劝打，哪能听得进！追打了一段路，终于将其击毙。队长上去训斥了一顿，并命他们把三十多斤重的蛇尸运去埋了。彼时物资匮乏，人们没有肉吃，但就是不吃蛇肉！真是人生《论语》所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人们怕蛇，还是人与蛇有个“约定”？两者兼而有之，我更倾向于后者。

1983年，我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办公室的许多年纪相近的人亲似兄妹，情同手足。上班时紧张、严肃，下班时团结、活泼。一天，秘书长绍林拍着我的肩膀说，晚饭去彩娇家里吃，那里有好吃的！晚上7点，我如约而至，一看，大家都到齐了，约七八个人，大家手里都捧着一碗肉，一块一块的，汤也是清清爽爽的，有的已吃了起来。我坐了下来，绍林递给我一碗，说：这是鸡汤，味道鲜美，赶快吃！我拿起便吃，觉得不对：这哪是鸡肉，不像！“这是

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彩娇帮衬着绍林补了一句。大家将信将疑地吃完了，绍林才宣布：“刚才大家吃的是蛇肉！”话音刚落，有些人就不自在起来，有的还当场吐了；我也觉得有些恶心，但鲜美的味道也算适胃，也就相安无事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至于习以为常。这好比人们做好事或做坏事一样。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也催发了舌尖上的味蕾。每每请客吃饭、喜事宴请，觥筹交错之间，大盘大盘的蛇肉堂而皇之爬上餐桌，还成了待客是否上档次的一个尺度。曾几何时，菜市场卖蛇者也与日俱增，卖的摊多了，常有蛇逃到外面到处乱窜，令人毛骨悚然。一次，我们在菜场附近的一家餐馆聚餐，屋顶上有一个大玻璃窗，边上有空隙，一条大蛇爬到玻璃窗上晒太阳，有一段在缝隙上挂了下来，有人“哇”的一声大叫起来，于是这餐中饭就不欢而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就随波逐流，以各种方式吃着蛇肉。

对人们行为的矫正是两次抗疫。2003年“非典”暴发，人们都说是乱食野生动物所致。什么蝙蝠呀、果子狸呀、猴子呀，蛇也成了“嫌疑犯”，最后认定的果子狸也是“冤假错案”；后来，科学家反复论证罪魁祸首是蝙蝠。尽管只认定蝙蝠，但对各种野生动物也都避而远之。去年新冠病毒肺炎大规模流行，对人类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追溯根源，蛇也是重要的怀疑对象，人们再也不敢乱食蛇肉了。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似乎是针对这个问题说的：尽管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肺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场伟大的纠错！

人类行为的规范和匡正，有的是靠事件的发生发出的警告，这是外因的，被动的；而有的是靠人们内心对事理的知晓而自发的，这是内因的、主动的。后者更可靠、更彻底、更持久。这也就是他律和自律的关系。

在食蛇的问题上，人们就需要把蛇放在生态食物链上去考证，明事理，见行动。

蛇和狗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它是生